

黑色裏的白色

白色裏的黑色

天是黑的。海是黑的。「蛇船」是黑的。「蛇船」的暗格裏，有二十幾條「人蛇」，擠在一起，像一堆關在鐵籠中的田鷄。暗格裏的臭氣，由汗臭、魚腥、嘔吐物和尿糞合成，很難聞。雖然不斷有人嘔吐，誰也不抱怨。他們肯忍受痛苦，因為他們相信短暫的痛苦可以換取長期的快樂。他們祇有夢想，完全沒有認識到偷渡是一種賭徒的自欺。夢想如黑布般綁住眼睛，使他們將一片黑色當作美景。這時，天還沒有亮，黑暗仍是他們的保護色。黑色的「蛇船」在黑色的海上航行，抵達西環下碧瑤灣時，四點不到。「人蛇」們懷着中彩者的興奮和喜悅上岸，分別朝薄扶林道、域多利道、沙宣道奔去，凌亂四散。……

將九元八角的郵票貼在信封上，麥祥用原子筆寫上自己的姓名和地址，塞兩張空白的信紙在信封裏，封口。然後，將九元八角的郵票貼在另一隻信封上，用原子筆寫上自己的姓名和地址，塞兩張空白的信紙在信封裏，封口。然後，將九元八角的郵票貼在另一隻信封上，用原子筆寫上自己的姓名和地址，塞兩張空白

的信紙在信封裏，封口。

這三封信，都是寄給自己的。

他喜歡集郵，除了萬壽紀念票與區票外，還喜歡收集香港郵局的開局封與閉局封。今天是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七日，上環郵政局將在下午一時停止辦公。他打算吃過早餐搭乘地車到上環郵局去寄發這三個閉局封。

與父母和長年坐輪椅的妹妹一同吃早餐時，他閱讀日報。他習慣在吃早餐時閱讀日報。

騙財騙色案續審。花邊新聞的內容奪得頭條新聞的地位。裸照。圈套。開房。用「口交」換取十萬港元。年輕女人寧願將無知當作墨汁塗黑良心，到沒有一「恥」字的地方去做不合理的事情。在她們的心目中，金錢是最重要的東西。為了金錢，她們給自己簽發通行證，跳過錯誤的高欄，進入別人設的圈套，還以為是仙境。對於她們，道德和羞愧等於變餒了的食物，早已過時，應該當作垃圾丟掉。

劉...
...

吃過早餐，麥祥打電話給六叔。六叔住在元朗，也喜歡集郵。

「上環郵局今午一點停止辦公，」麥祥問，「有興趣走去做幾個閉局封嗎？」

「不去了。」六叔答。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我要陪強仔到屯門去。」

「到屯門去做什麼？」

「畫畫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輕便鐵路舉行『輕便兒童繪畫比賽』，有五十個屯門、元朗區的小朋友到輕便鐵路總站即席揮毫。強仔也參加，我即刻要陪他到屯門碼頭去。」

「這樣說來，你打算做上環郵局的閉局封了？」

「你替我做兩個，掛號寄給我。」

收線。麥祥坐在寫字枱前，取出兩個信封，貼郵票，寫姓名和地址。這兩封信，是寄給六叔的。然後走入臥房更換衣服，到地鐵站去。

朝地鐵站走去時，人羣中忽然有個青年竄出，像一枝飛箭似的「飛」過來，將麥祥撞向一邊，使麥祥的身體失去平衡，必須用手掌支撐商店的櫺窗。稍過片刻，麥祥見到一個肥胖的中年婦人氣喘咻咻從人羣中擠出。明顯地，胖婦企圖加快腳步，但不靈活的兩腿使她的動作有點滑稽。她一再用略帶沙啞的聲調呼喊：「搶嘢！搶嘢！」

繼續朝地鐵站走去時，有人在爲內地災胞募捐。麥祥掏出兩張「青蟹」塞在募捐箱裏。五分鐘後，他走入地鐵站。

車廂裏，一個十五、六歲的少年在看連環圖畫書。一個臉上擦着太多脂粉的婦人在玩Game Boy。一個戴金絲眼鏡、圍金頸鍊、插金筆、戴金戒指的彪形大漢在看八卦周刊。一個高大壯實的青年男子，站在靠近車門的地方，背靠扶手棍，聚精會神看連環圖畫書。這個青年男子的頭髮是鬚曲的，有一部分染成金黃

色，右耳戴耳環，左耳不戴，身上穿一件燙着「多多電力多多Fun」幾個字的T恤，配一條石磨藍的牛仔褲。至於腳穿的那對BOSSINI運動鞋，原是白色的，却髒得像畫家的抹布。

地車到站。

車門打開，一個老太婆顛地走進來。

那個高大壯實的，正在閱讀連環圖畫書的青年男子驀然意識到目的地已到，鹵莽地朝車門衝去，將剛從門外走進來的老太婆撞倒而不顧。麥祥忙不迭走去攙扶老太婆，發現老太婆滿臉皺紋，好像剛攤開的紙團。

地車到達上環，麥祥疾步朝上環郵局走去。上環郵局設在干諾道中一五九號啓德商場一樓，距離地鐵站不遠。麥祥以爲郵局裏有許多集郵人士在做閉局封，卻發現事實與他的猜想不一樣。三年前，上環郵局從永樂街搬到這裏時，麥祥也曾趕去永樂街舊郵局做過閉局封。永樂街舊郵局的確十分陳舊，天花板吊着不少風扇，與時代脫了節，不能不搬。可是，位於啓德商業大廈一樓的上環郵政局，從一九八八年十月三日啓用到現在，才不過三年左右，很新，却要關閉了。這種情形，似乎祇有一個解釋：香港的郵政正在加速改進的步伐。麥祥走去櫃檯前，將五封掛號信交給郵局職員蓋印。郵局職員將「投寄掛號郵件證明書」交給麥祥後，在信封上蓋印。麥祥並不立即離去，站在繫成白色的方形柱旁邊，仔細觀看這郵局的每一樣東西。三年前，他到這裏來做閉局封時，這家以藍白兩色爲主的郵局，給他留下很深的印象。

走出郵局，悠閒地在街邊漫步。走了一陣，見到一家書店。店裏沒有顧客。祇有一個五十歲左右的肥婆坐在櫃檯邊。肥婆很和善，不是那種見到買書顧客會露阿諛笑容的店主；也不是那種見到祇看不買的顧客會報以白眼的售貨員。麥祥走入書店，先看擺在木檯上的書；然後瀏覽書架上的書。木檯上擺着許多文字商品。書架上也放着許多文字商品。《生財之道》、《歐美時款毛衫》、《買樓指南》、《掌相》、《兩性雜談》、《名人秘聞》、《太空大戰》、《致富捷徑》、《寫真集》、《鬼故事》、《新婚性生活》、《武俠系列》、《食譜》、《火柴遊戲》、《黃金投資》、《妹妹我愛你》、《初學游泳》、《麻衣相法》、

室內風水》……書店的面積不大，却擺着太多的文字商品。這地方其實是相當清潔的，麥祥在觀看這些書的封面時，竟產生了思想受污染的感覺。他是一個喜歡讀書的人，不但不能從這些書籍中得到願望的滿足，而且有點厭惡，想離去，忽然見到楊絳的《倒影集》與師陀的《惡夢集》，彷彿在垃圾堆裏找到有價值的東西，略帶躁急地伸出手去，將兩本書從書架上拿下來。兩本書的定價都是十五元，比那些文字商品便宜得多。不僅如此，兩本書的封面都貼着一六折的小紙條，使麥祥的心情頓時好轉，興奮地將這兩本書拿去櫃檯邊交給肥婆付錢。肥婆一邊用食指按捺計數機一邊問：

「買給你父親？」

「買給自己。」麥祥答。

「你很年輕。」

「年輕？」麥祥不明白肥婆的話意。

「現在的年輕人很少喜歡閱讀文學書的，」肥婆說，「現在的年輕人喜歡看連環圖畫書、寫真集、消閒小說……」

「但是，你這裏也有文學書出售。」

「說實話，這兩本書早已絕版，放在書架上已有兩三年了。打九折，沒有人買。打八折，沒有人買。打七折，也沒有人買。現在，打六折，你要了。」

肥婆將兩本書塞入膠袋，交給麥祥。麥祥付了書款，走出書店。他有太多的時間可以「殺」掉，沿着電車路悠閒地朝中環走去，打算到中環一家快餐店去吃中飯。

經過永和街口時，他遇到多日未見的老陳。老陳抱着一隻渾身發抖、腿部有血的瘦狗，站在人行道上。麥祥問：

「到什麼地方去？」

「在橫街見到這隻野狗，」老陳一邊答話，一邊向疾馳而來的計程車揮手，「我決定到香港愛護動物協會去，將牠交給獸醫。」計程車停定，麥祥替老陳拉開車門，老陳抱着病狗進入車廂。

快餐店總不會太冷靜的，尤其是中午，人多嘈雜，找空位需要耐心。麥祥買了漢堡包與橙汁，兜來兜去找空位。剛坐下，就

聽到有人在大聲談論警方的犁庭掃穴行動。「在行動中，」那人說，「警方在罪惡黑點地區抓到九名男女，包括兩名通緝犯。唉！香港有太多的罪惡黑點！」

吃過東西，麥祥要到西灣河的文娛中心去聽音樂。兩天前，音樂事務統籌處寄了一張入場券給他，請他出席今天的「西灣河音樂會知音」音樂會。音樂會在下午三點舉行，時間還早，麥祥懷着逸適的心情順着兩旁盡是高樓大廈的街道漫步。雖然是一個偏愛私有時間的人，麥祥卻不會因城市的喧囂和擠逼感產生無奈的感覺，甚至自困。他喜歡新事物，卻不會主張廢棄古老的電車。他一直認為電車是「東方之珠」的活動標誌，應該像尖沙嘴的鐘樓那樣保留下來。香港是一個迅速發展的城市，舊的房屋多數已拆卸，特別是中環，有些半新不舊的建築物也被拆卸了。麥祥對大酒店和告羅士打的印象是相當模糊的，走入置地廣場後，縱然什麼東西也不買，這個商場的現代感也使他產生了處身於新環境的滿足與喜悅。然後，到環球商場兜了一圈。環球商場使麥祥想起舊郵政總局，也聯想到香港總是在建設中求取改進價值的事實。因此，當他搭乘小巴前往西灣河的時候，他用欣賞藝術品的目光注視車窗外的景物。香港街道總有許多動和靜的東西值得欣賞，特別是正在拆卸的舊樓和正在興建的新樓。

小巴抵達東區，到處是路政署的鐵馬，到處有工人在挖掘路面。英皇道變成一條「千瘡百孔」的馬路，行車線上的車輛，必須像蝸牛似的緩慢移動，甚至停駛。當小巴跟隨前邊的車輛「爬」到鱧魚涌時，竟因塞車停了三分鐘左右。就在小巴被阻前進的時候，麥祥見到人行道上有一個婦人替一個四、五歲的男孩解開袴檔的鈕扣，吩咐男孩撒尿，男孩將尿射向馬路。幾乎是同時，另一個婦人牽着一個三、四歲的女孩走到路邊，婦人替女孩脫下底褲，女孩蹲下身子，排尿。距離女孩不足兩碼之處，有個老頭子在猛烈哈咳，咳了一陣，吐一口濃痰在人行道上。

麥祥在太安樓附近下車，疾步穿過東區走廊下的小公園，朝地鐵站左側的「西灣河文娛中心」走去。走入「文娛中心」，三點未到，拿起那本放在椅子靠手上的特刊，仔細閱讀。雖然從未學過任何樂器，他却一直愛好音樂。對於他，音樂是經過安排的

聲音，等於畫家將顏色塗在適當的位置，具有激發感情的力量，是孤獨者的伴侶，也是沮喪者的興奮劑。因此，音樂營初級音樂團在陳樹森指揮下演奏葛利格的「葛利格組曲」時，麥祥的心靈頓時充實起來了。平時，麥祥一直在接受城市噪聲污染；現在，耳朵變成舌頭，使他嘗到了感情的甜味。他對音樂有相當強烈的感受力，即使對音樂沒有什麼認識，聽到具有民族特色的音樂，總會得到進入美境時產生的欣快與輕鬆。使他難忘的是：有一位客席音樂家在曲終時因過分投入而攔斷琴弦，聽眾報以如雷的掌聲。

走出「西灣河文娛中心」，麥祥向報攤買了一份《新晚報》，邊走邊讀。頭條新聞的兩行大字標題具有難以抗拒的吸引力：

錦田槍戰兩匪死亡 疑涉醫院劫犯人案

回到家，父母和長年坐輪椅的妹妹都在看電視台直播的〈演藝界總動員忘我大匯演〉。麥祥的熱情頓時像爐火上的滾水般騰湧，坐下，睜大眼睛凝視熒光幕。芳艷芬的歌聲加蕭芳芳的歌聲加鍾楚紅的歌聲，組成一條很長很長的線，將每一個聽者的心都貫串起來了。父親說：「芳艷芬是名伶，已有三十三年沒有公開演唱，爲了賑災籌款，不但唱她不熟的歌，還捐出一幅水墨畫拍賣。……數以萬計的災民在極度困苦的情況中掙扎，香港人怎麼可以不伸出手去？抗洪救災是應該做的事，也是必須做的事。」母親說：「每一個香港人都應該將心掏出來，結成一顆香港心，送給災民。」父親打電話捐了三千元，繼續看電視節目。天還沒有黑，熒光屏上的跑馬地，雖在驕陽照射下，卻密密層層擠着許多急於掏心的香港人。葉倩文唱了「心有陽光」。

亞視本港台的新聞報告員，在「六點鐘新聞」開始的時候，用凝重的聲調報道發生在元朗錦田水頭村的警匪槍戰。靜靜的水頭村忽然變成戰場，悍匪引爆的手榴彈，幾乎使香港社會的基礎也震盪了。麥祥看到這種情景，不能沒有感慨。匪徒們一直在噩夢中過日子，讓非分的希冀奪去了理智，總想通過微幸的狹道搶

得利益，做出不應該做的事。他們存心要考驗香港這個社會的承受力有多高。

母親走去廚房炒菜煮飯。父親走入沖涼房洗澡。麥祥和妹妹仍在客廳裏看〈忘我大匯演〉。柯受良表演「跨過千里浪飛車」，使麥祥和他的妹妹都緊張得目瞪口呆。接着，林青霞、楊紫瓊、洪金寶合演「水淹金山」。這齣「水淹金山」演完後，母親將飯菜端了出來。當他們吃晚飯時，鞏俐唱「我會用心愛着你」。鞏俐眼眶裏噙着的淚水，是真情的顯現，不是外表的偽裝。她真實地顯露了「我」，不是銀幕上的第二個「我」。

夜漸深。電話鈴得嘟嘟地響了。麥祥走去接聽，聽筒中傳來老同學司徒誠的聲音。司徒誠說：「剛才我在樓下餐廳喝咖啡，兩名餐廳職員慌慌張張從外邊走回來，說是拿了當天的營業額到附近的滙豐銀行去存夜庫，走到街角，給兩個持槍大漢將錢袋搶去了！」

「有沒有抓到劫匪？」麥祥問。
司徒誠用嘆息似的聲調答：「沒有。」

將聽筒放回電話機後，麥祥繼續看電視。熒光屏映出數字，〈忘我大匯演〉籌得善款三千四百多萬元。〈大匯演〉主持人用興奮的聲調宣佈：有一位沒有在熒光屏出現的何伯肯照這個總數多捐一倍。麥祥大受感動，走入沖涼房洗澡時，先用毛巾將臉頰上的淚水抹掉。

原定七點播映的「新聞透視」，因直播〈忘我大匯演〉改在十一點左右播出。麥祥一向喜歡看這個節目，洗過澡，坐在電視機前收看「新聞透視」。這天晚上，節目主持人談到國際商業信貸銀行倒閉後的影響時，訪問了幾個國商銀行的存戶。一個存戶說：「我一生的積蓄不見了。」一個存戶說：「我拿的是本票，却被當作支票處理。」一個存戶哭得氣噎堵塞，說不清楚心裏要說的話。

上牀後，麥祥閱讀上午在那家書店購得的《倒影集》。他習

價在睡前看書。

有人蜷曲手指輕敲房門。麥祥走去將門拉開。原來是母親。

「什麼事？」他問。

母親將一疊鈔票塞在他手裏，低聲說：

「明天，你經過紅十字會或銀行時，請他們代收這一點捐款。」

黑夜爲柴灣村披上黑色的大衣，但是十四座的露天食肆依舊燈火通明，彷彿黑色大衣上別着一枚鑽石飾針似的，閃閃發亮。吃宵夜的食客相當多，有說，有笑，聲音嘈雜，噪音猶如年初二在港灣燃放的焰火，不斷升向高空……高空驀地飛下一隻瓦製的花盆，擊中一個正在跟朋友講述麻雀經的中年男子的頭部。中年男子的頭顱破裂，在送院途中斷氣。